

“广东律协”杯全国小小说创作大赛征文获奖作品选登

官司

◎大海

王昆说请我打官司那一年，我刚加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

那时，我还年轻，刚从许多人羡慕的市政府办公室某科室辞职。我是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想在广阔天地有所作为。不解的父母却非常愤怒：毕业就去了大机关，难道还不算作为吗？你这一辞职，与你一起考上公务员的王昆马上升了科长！父母说的王昆是我前同事，特别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关系错综复杂的机关里，像泥鳅一样游刃有余。果真，官司还没开始，聪明的王昆就请我到饭店洽谈。按他的逻辑，能在酒桌上解决的问题，尽量不要用规矩办事。王昆开启一瓶高级洋酒，在彼此的斟酌互敬中，我理顺了这桩官司的逻辑：王昆女友曾和前男友共买一套房交付首期十二万元，女友和王昆好上后不要以前的房子想要回首期的一半，但前男友就是不肯退还那六万元。

那时的房价便宜，市区新房每平方大概三千元。王昆的官司非常简单，涉及金额也少，我听了却觉得复杂。据我所知，王昆女友是他同乡，就在这座城市打工，他们同居多年，我也见过多次。但王昆所言官司里的女友，似乎不是我熟悉的那个。趁着酒意，我问王昆：换了女友？王昆倒是大方，带着炫耀介绍：是现女友，在市委办上班，公务员，父母也是机关干部。我对王昆“山鸡”变“凤凰”的经历毫无疑问，我在辞职前，就曾目睹他追过市府办的大龄女孩。让我觉得复杂的，这桩官司似有隐情，遂悄悄试探：现女友的前男友难道有背景？王昆立马气愤道：有个屁背景，中学教师而已！我再试探：既然现女友条件不错，兄弟也当了科长，区区六

万元要不算了？王昆却更加气愤：女友也算了，但我觉得不能，那六万块是她应得的！说完，王昆的脑袋抵近我的鼻子：兄弟是律师，法理上来说，难道不是吗？

我理解一个男人对情敌的憎恨。事实明朗，王昆在鼓励现女友与前男友打官司！

饭局后来被王昆的电话中断，一个领导请他去陪省城来的女领导唱歌。匆匆结账不忘索要发票的王昆走时扳着我的肩膀：我不方便出面，官司委托兄弟，到时候你有什么困难，我给司法局领导打招呼！王昆已经有了领导的派头，春风得意的他还将升任副处、甚至正处，更何况身处市政府中机机构的他还和主管律师协会的司法局领导熟络，按理说，我应该应承。奇怪的是，我却在吃人家的饭后不替人办事，尤其在了解真相后更加不想，因为前同事们的传言得到证实：王昆横刀夺爱得到现女友后，抛弃打工的前女友！我还接到他前女友的电话，哭诉王昆在他们计划结婚时突然变心，还说王昆一时迷糊，求我好好劝下以前的兄弟。我没说王昆请我打官司的事，只在心里感叹，处心积虑的王昆怎会迷糊，你才是执迷不悟啊！

王昆可能见我沒有回应，好几次故意问我忙不？每次我都回答“很忙”，绝口不提他的官司。有一次，王昆给我发来律师执业宣誓的誓词：“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我保证忠实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很快又发来短信：我也喜欢法律呢，再过三年，争取到司法局当个副局长！我不咸不淡地回了“祝贺”，收到王昆的直接

开问：兄弟啊，我的官司准备得怎么样了？我再回短信：你赢了法理……

那之后，王昆几次发来短信问什么意思，我没回；再之后，他的电话，我一律不接也不回。冷漠的过程持续了十年，直到王昆出事：他因涉嫌严重违纪，在市直某局局长任上被纪委监委人员带走。而这十年里，我恪守律师宣誓的誓词，勤勉敬业诚信廉洁，还加入公益律师行业，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维护公平，与黑恶势力划清界限，杜绝纠缠死理的讼棍行为，多次被评为“优秀律师”。

等到王昆的案件移交检方等待法院宣判、妻子却因他财产被没收而远离，只有王昆的前女友和王昆的母亲一起找到我，拿出拼借的三万元求我为他辩护。我没接钱，接下这桩官司。我去看守所会见王昆时，昔日在媒体上容光焕发的前局长如今低声下气，不断点头哈腰：谢谢兄弟啊！我说：还记得当年托我打官司的事吗？王昆想起来：你还跟我发短信，好像说我赢了法理？我眯了眼睛：你是赢了法理，但后半句我没说。王昆怯怯地问：是什么？我吐出一个烟圈：一开始你就去了情理，连起码的情理都不遵守往后还会守法吗？王昆喃喃自语：你当初不接我的官司……因为这个？我点点头：这就是我做律师的操守，也是做人的原则！说完，我淡淡地问：知道是谁请我来为你辩护的吗？王昆惊讶起来：不是指定的吗？

我使劲摁灭烟头，“就是你前女友和你的母亲一起来找我的。”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本文获得“广东律协”杯全国小小说创作大赛征文一等奖)

谜底

◎余显斌

一辆小车相撞了，又没伤着人，当然很小的。

骑摩托车的是张万，开小车的的是一个年轻人。那天，张万准备去贷款，购一批树苗，心里高兴，于是，车子就快了一点儿，就飞上街头，撞在一辆奥迪上。摩托歪倒了，奥迪也凹进去一块儿。那个年轻人下来看看车，扶起张万，问候两句，然后开着车走了。

张万呢，嘀咕两句，摇摇脑袋，看看身子，一切都好着，囫圇着，也推着自己的摩托走了。

有内行事事后告诉张万，那个年轻人厚道。

张万不解，问道：“为啥？”

对方告诉他，他的摩托是从小巷中冲出来的，直接冲上公路的，属于犯规。如果年轻人让他修车，他就惨了。张万眨巴着眼睛，心想，不就是凹进去一块儿嘛，修就修嘛，啥了不起的？对方看他不懂，告诉他，那是奥迪，贵着呢，送去修理，一定得几万块。

张万睁大眼睛，他以为也就是十几块几十块呢。

他心想，看来，那年轻人真的厚道啊。

可是，下午就有人上门找到他，拿出一张名片，告诉他，自己叫王岩，是一个律师。王岩告诉张万，他被车撞了，可以向那个年轻人索赔。

张万摇摇头，很内行地告诉王岩，自己违规了。

王岩也摇摇头，对他耳语几句。

张万听了，再次睁大眼睛道：

坚守

◎薛培政

站在法庭外台阶上，望着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其家人搀扶下，蹒跚而去的背影，卢志纯眼角湿润了。

从业三十载，他见惯悲欢离合，时常被无奈困扰。接手这起案子，他曾犹豫过、纠结过。

那几天，乡亲们无助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希望和信任，与当事人家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场景，在他眼前交替闪现，令他困惑不已。

夜晚郊外稻田边，他焦虑地踱来踱去，手中燃着的烟一支接一支，几次被烟屁股烧到手指了才回过神来。“纯仔，你都看到了，这枯死的水稻，可是咱庄稼人的命根子，乡亲们的日子可咋过呀？”夏三伯声泪俱下的哭诉，依然回荡在耳边，声声敲击着他的心。末了，他把烟蒂往地下一扔，猛的跺一下脚走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秋分过后，正是水稻收获的时节，罗布岭40多个农户却为350多亩水稻发愁，田里的水稻或枯死、或不结穗，眼看着颗粒无收。稻农们急了，带着样本求助市农业权威部门，经鉴定这批杂交水稻种为“假冒伪劣种子”。犹如晴天霹雳，震得稻农们面面相觑，欲哭无泪，感觉天塌了一样。

面对气冲冲找上门的乡亲，看着白纸黑字的鉴定结果，粮种经销商鲁某懵了：“这批种子是俺从C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批量购进的，难道会有假？”“不假，为啥长不出一粒稻谷？”不管他咋解释，都难平稻农们心中怨气。

协商赔偿不成，40多个农户将鲁某和C市种子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过审理，判决鲁某依

法应予赔偿原告购种款及造成的利益损失，C市种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判后，鲁某不服，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便不停的上诉，官司陷入僵局，一拖就是半年多。

节假日上，稻农们想到了卢志纯。有人说：“纯仔明辨是非，办事公道，找他帮咱打官司！”

乡亲们都眼巴巴朝向夏三伯。老人猛吸了一口烟道：“我看着他长大，这行心善、正直，找他试试看！”

听说乡亲们聘请卢志纯代理案件诉讼，鲁某忐忑不安的心稍微平静下来。当晚，他们母子走进卢志纯家后，鲁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说：“卢律师，我遇到大麻烦了，只有您能救我一——”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开了。

卢志纯听着、劝着、开导着，心里不禁涌起阵阵酸楚。

他三岁没了娘，十岁没了爹，这位老人就成了他的靠山，供他读书上大学。

此刻，望着白发苍苍、身躯佝偻的老人不停地落泪，平时口若悬河的他，却感觉喉咙像塞了块棉花。

见他愁眉不展，老人泪眼婆娑地恳求道：“纯啊，俺知道你为难，可要让我儿赔这么多钱，咱们这个家就垮了啊！”

“大姐啊，可您想一想，那些用了假种子，颗粒无收的家庭有多难吗？张老嘎家四口人，两个痴呆，一个瘫痪在床，全家就靠六十多岁的老嘎种地过活，如今七亩地的稻谷全瞎了。刘三毛去世后，媳妇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还要养活八十岁的老娘，一年到头就指望这季稻谷；还有

“真的？”

王岩肯定地点点头，表示是真的。

于是，张万就将年轻人告上了法庭，索赔两万元。至于原因嘛，因为年轻人酒驾。法官让拿出证据，王岩拿出手机，拍摄的视频里，果然如此。

这场官司，张万轻轻松松赢了。

王岩笑笑挥手离开，一分钱的律师费也没有收道：“你拿去，赶快购买树苗吧，等到脱贫成功了，送我几颗喜糖吃吃吧。”

张万红了眼圈，连连点头。

这下，阳山人再次轰动，大家纷纷集中在一起谈论着，有的说，张万一定是王岩的亲戚；也有的说，说不定是同学。有的甚至猜测，张万可能是王岩的救命恩人，否则，他不会连律师费也不收。

其他人听了，都无声地点头。

可是，第二天，消息传出，张万和王岩素不相识，至于那个年轻人，倒是和王岩关系很近的。大家急了，纷纷催促得到消息的人：“啥关系，说说。”

那人慢条斯理地拈了一颗花生放进嘴里嚼着，许久告诉大家，那个年轻人，就是王岩一位朋友的儿子，在外国留学刚刚回来。大家听了，都“啊”了一声，一时静悄悄的。许久，有人长叹一声：“不愧是名律师啊。”

大家不说话，都轻轻地地点头。

(本文获得“广东律协”杯全国小小说创作大赛征文一等奖)

道亦道

◎张战峰

“邓九，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公堂之上，赵县令威严肃端坐于案几后大声喝道。醒木一拍，回声绕梁，震得他头顶上“明镜高悬”四个大字微微颤抖。面目狰狞的衙役“威武、威武”地喊着，令邓九不寒而栗。

“青天大老爷，请明鉴呀！草民地契虽典当过，但早已赎回，从未转卖钱员外，只可惜上月茅舍莫名失火，契与柜俱焚，无据可对！”邓九跪于堂下，连连磕头，大喊冤冤。钱员外手执契约，立于侧而喜于形：“此乃真凭实据，难道你想抵赖？”

“啪！”醒木再次落下，公堂内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噤若寒蝉。“草民邓九！既然契约上白纸黑字写得明白，岂能由你信口雌黄。公堂之上，你若拿不出铁证，本官不能徇私枉法。退堂！”赵县令拂袖而去。

“这块地从此姓‘钱’，你若敢踏入半步，便打断你的狗腿！”钱员外甩甩地契，摇头晃脑地走出了衙门，围观百姓嘘声一片。这块地是邓九全家人的希望。自祖上开垦出来，便春种秋收、望天吃饭，勉强苟活。如今，眼睁睁看着耕地被抢走，他却束手无策，想起年老力衰的父母和孱弱多病的妻子，绝望至极，趴在冰冷的地上失声痛哭：“苍天无道呀！”众人虽同情却也无可奈何。忽然，有人喊：“找吴讼师，他一定有办法！”

吴讼师人称“扭计师爷”，谪

熟律法，精通文墨，相传他有死能回生、弯能使直、黑能洗白之本事。邓九欣闻此言，如握救命稻草，忙起身急奔吴府。三叩九拜后，大门终于打开，邓九见到吴讼师，未启齿已声泪俱下，痛斥钱员外夺地之辱。

吴讼师问：“钱员外持假契夺地，你可有证据？”邓九捶胸顿足，一时语塞，旋即指天发誓：“小人以性命担保！”吴讼师对邓九的遭遇略有耳闻，又见他如此窘迫无助，便说：“你明日到县衙击鼓鸣冤，我定会到场。”

邓九转悲为喜，再三叩谢，面露难色。据传，吴讼师帮唐老爷打官司，由败转胜，收了一百两银子，于是他满面愁苦地说：“小人一贫如洗，又被擄地，暂无银两奉上！”吴讼师将捋胡须答道：“先办事再算账！”见吴讼师胸有成竹的样子，邓九反而不踏实了。

翌日晨，邓九于县衙前击鼓鸣冤。赵县令知邓九又来纠缠，正怒火填胸，却听吴讼师说道：“邓九申诉冤，冤生怨，怨生乱，不平不足以服众。素闻赵县令断案公正，明察秋毫，小人恳请传钱员外对质，也让邓九心服口服。”

赵县令知道吴讼师办事有道，不敢怠慢，即传钱员外来对质。钱员外有契在手，以为胜券在握，对此不以为然。吴讼师提请阅契，赵县令应允。吴讼师细细查看后，从袖中取出一张典契

道：“启禀县令，典当素有行规，写票并以木杆贯而授之。此票无孔，非典中物！”

钱员外一听便知大事不妙。当时，笔墨浓淡和字迹都与原契相似，根本看不出破绽，千思万虑，却忘了典票打孔一事。赵县令看看看契约，又望望钱员外，知道被骗，甚是恼怒：“大胆，竟敢伪造典契欺瞒本官，拉下去打五十大板。邓九！此契无效，你回去好好耕种吧！”

“啪”，醒木再响，邓九叩头如击鼓，钱员外皮开肉绽，哀嚎如鬼，百姓欢呼喝彩。邓九再三叩谢吴讼师，既喜又窘：“不知您需要多少银子？”吴讼师留言：“道亦有道，钱乃身外之物”，随即离去。

“嘟！”手机提示音响起，将邓明忠从电视剧中拉回到现实。一条信息跃入眼帘：“老邓，你被拖欠的工资，法院已经执行，最快明天就会到账，请查收。提前拜年，来年顺顺利利！”邓明忠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喜极而泣。想起过去几个月的经历，一幕幕都在眼前，吴律师冒着暴雨堵在包工头的豪车前讲理普法，酷暑天三番五次跑社保局查资料、问政策，最后还说法律援助不用收钱。想到这些，邓明忠感觉暖暖的，好像有阳光洒进了心里，他给吴律师回了一行字：人间有正道！万分感谢！

(本文获得“广东律协”杯全国小小说创作大赛征文一等奖)

